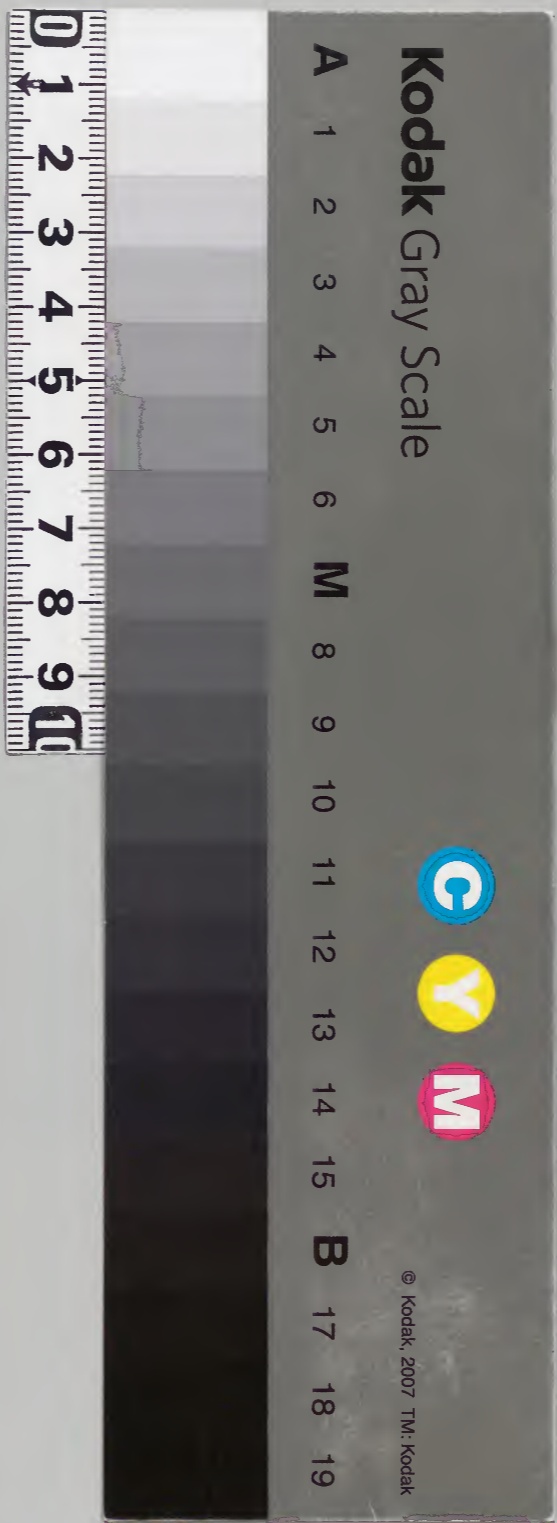


揚子法言

六卷本
下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2504
冊 數		2(2)
函 號	298	5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庫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人聰明淵壹繼天測靈咸曰靈萬靈也言
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
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倫經諸範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
經緯
以制度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
 軌範○尤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

揚子卷六

大德曰
 聖人
 聰明
 淵壹
 繼天
 測靈

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靈五百
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言五百
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
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奧可量哉○光
日明聖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
此言○祕曰趙

岐言五百歲聖人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日

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同處湯孔子數百

歲而生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

來雖千一不可知也○祕曰堯舜禹

同處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

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

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

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一歲而孔子生

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

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

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闕

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

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

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

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

之化遂為之言爾註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

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育矣夫人之

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藏
 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
 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
 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
 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燾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
 地參者則為聖人○或問聖人有誑乎咸曰問
 無䟽數之期也身之事○光曰有曰焉誑乎咸曰
 曰誑與屈同○光曰有曰焉誑乎咸曰安所誑也
 仲尼於南子不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
 欲見於陽虎不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為
 也政孔子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誑如何
 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是欲誑身以行道語曰子見或曰衛靈公
 南子又曰時其二也而往拜之○或曰衛靈公
 問陳則何以不誑○祕曰不誑謂不順從靈公
 陳直曰誑身將以信道也如誑道而信身雖
 天下不可為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
 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肯○咸曰信讀如屈
 伸之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誑之可乎雖
 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誑之可乎雖得
 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
 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

可為誦道聖人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

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

殖歟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殖豐多也昔者齊魯

有大臣史失其名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

也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

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為

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

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

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母汗我通笑曰若

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運圍二史皆曰魯有兩

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

宿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咸曰

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松曰若以二

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開開說

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

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

則仲尼之歷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其欲行

聘為非邪制素法也曰欲行如委已而從人雖有

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

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一人所以不
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
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
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
弄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
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
從之安得自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
用其道也者歟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
知聖而不能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
之○祕曰用其人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
當從其道逆其所順○光曰順謂疆其所劣光曰疆其亮
能指其所能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道
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
所劣者是故當疆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
者不德故當捐之○祕曰既從聖人之道則
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
於仁義者疆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
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切能謂心所素
有衝衝如也○光曰心相非天下之至德孰能
用之○咸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
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
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
之至德謂至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
明之德也

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請○祕曰

之後世君子許來推祕曰與諸後世之王

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曰

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

乃載以遺後世警諸為賈求利者如此不亦

曰眾人愈利而後鈍咸曰邪道苟合久而

之利不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偶久

不苟貪久而利博光曰言關百聖而不

百王之法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

百聖不可易蔽天地而不耻也咸曰蔽猶塞

天地而無所愧光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

曰蔽當作弊終也能言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貴無敵富無倫○光曰

所不利孰大焉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

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或曰孔子之道不

可小與嫌孔子大其道故曰小則敗聖如何

義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朱吳本曰若

是則何為去乎

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

可小則所如不合

曰愛自急於行道

日而去何也

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

留魯而化之

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

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愿

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

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

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

於政事

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桓子

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

也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

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夫者

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日及

今從李本無雉字正與政同愿一益反季桓

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

庸關觀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

道必不行於魯故或曰君子愛日乎子曰必如

汲汲去之子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道子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事不厭教不

倦焉得日子曰不暇給咸曰言不廢或問其

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

夏禮而治者其不馬乎子曰孔子言殷因於

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子曰

聖人之言天也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

益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無妄也言暴亂

者如天天通行有常豈妄動乎繼周者未欲

太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

因暴而得之也咸曰秦不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

用二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

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

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

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

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

秘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赤赤乎日出之
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赤赤乎日出之
光群自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

也秘曰羣自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
無以表正○光曰渾戶昆胡本一切目因
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或問天地簡
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咸
曲也○秘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
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踈繁多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後朗然事得簡
易○秘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訟波已
簡曰易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

咸曰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慘是亦先委曲經
營而後至於無為五經之文浩博秘奧亦先
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

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
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
者所以明道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秘曰

明則經不繫矣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
漢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
妙而詆訾聖人是以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

取之如單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

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

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

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

物無窮裕如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

之何矣曰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

獸斷之齧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

君愚人聖人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能

占之○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若此則史

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

太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

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

入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

知天意也○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或問

之吉以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

星有甘石何如祕曰或人復問史之尤著者

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曰在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德不在星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成曰

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

星畧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畧規也

易子卷上

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行
息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行
有之也病曼之也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

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之義但云周有德秦
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其非
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
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天下皆有之

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
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
言無愈時也○祕曰曼無也急行樂於事業
而不雍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周人所

以多行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
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
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曼

也故多病○**周之士也貴**○咸曰言周棄邪
用賢為貴○祕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秦
升之所以貴○光曰閑於禮樂故可貴

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咸曰言秦棄
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周之士也肆**肆故任
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

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
縱直言○祕曰肆猶縱恣也縱**秦之士也拘**
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
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

為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
○祕曰拘拘束於法○**月未望則載魄于西**
光曰動為文罔所制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既望則終魄于東。○稍虧於西而漸東。○名，康誥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矣。夫月未望，則載魄于西，夫朔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夫朔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註文隨誤，強解以魄為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其朔於日乎。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咸曰：朔，向也。夫日行遲，一歲而周，夫月行速，

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且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朔，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功。○彤弓，黑矢，不為有矣。咸曰：周之制，諸侯得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百，茲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茲弓矢，故曰：不為有矣。注謂以論有君無臣，不連上文，失之也。○光曰：黜落，胡切。與茲同。彤弓，茲矢，人臣之受彤弓，茲矢之賜，未可自謂已功，恬而有之。

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
 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限明善煎熬實胥無善
 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
 之亦其君之九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聆德前世清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九也聆德前世清
 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
 日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
 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
 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
 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泉本前世不可
 見故云聽臣民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今在下故云視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可如動而見畏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服曰畏此謂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
 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
 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我欲仁斯或問
 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
 禮之拘難曰難故彊世好而世俗之所難也
 以彊之曰難故彊世好而世俗之所難也
 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如
 跛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
 東侯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嘗之奚其彊成曰
 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
 不期驕而驕自至是東侯倨肆不學而能人
 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啻其果亦易之也設乎
 禮道不難如驕啻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
 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限明善煎熬實胥無善
 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
 之亦其君之九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聆德前世清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九也聆德前世清
 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
 日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
 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
 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
 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泉本前世不可
 見故云聽臣民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今在下故云視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可如動而見畏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服曰畏此謂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
 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
 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我欲仁斯或問
 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
 禮之拘難曰難故彊世好而世俗之所難也
 以彊之曰難故彊世好而世俗之所難也
 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如
 跛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
 東侯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嘗之奚其彊成曰
 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
 不期驕而驕自至是東侯倨肆不學而能人
 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啻其果亦易之也設乎
 禮道不難如驕啻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質果，皆其情所欲也。何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必彊也。知之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是，其為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誘之爾。註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為一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彊以從禮，及見弓之張，若弛而不失其良，若弛其名一也。

○咸曰：周禮謂撤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也。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良在撤格，其成名一也。

○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闕居影切。川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秘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版之屬也。

○也。莊揚蕩而不法。道放蕩而非法。墨臬儉

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是謂墨嬰也。禮曰：晏子祀其

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也。莊揚蕩而不法。道放蕩而非法。墨臬儉

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申韓險而無化。

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韓險而無化，

傷於險而無教化，鄒衍迂而不信。

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於天

地也，不可逾也。光曰：無不覆載，次山陵川

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

物，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

品，揚亦以人分較為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

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

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之

以自生，所得彌小。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

曰：依於山陵川泉，咸曰：聖人之哲，動則

先知篇。咸曰：聖人之哲，動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謂鼓舞中

和之發在哲民情。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

化○光曰論

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
也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

光曰幾音
敢問先知曰不知
悟則先知非問

機下同
知其所及○秘曰
知其道者其如視
便見忽眇

縣作取
眇縣遠視也
威曰忽輕也眇細也縣

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縣遠之

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為一句復

以眇縣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光先甲一

日宋吳本炳作炳今從李本音丙闕先甲一

已形之後難○威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

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

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

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

故曰後一日難也○秘曰周禮縣治象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

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

甲三日自甲至癸皆為申命令之義夫于有

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

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

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

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光曰並闕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

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或問為政

有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曰思斃斃厭也

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或

問思斃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成曰持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召伯述職

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

也召公與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

貴切因音扶下同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內執袁濤塗其斃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

日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

故執袁濤塗信公四年左氏無斃之文揚

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

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

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汴

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者周公東征則西國

斃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斃光曰何曰老人老

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叔婦人桑之謂

思為政如此人所思也○秘曰若汗人老慢

○秘曰汗辱也○秘曰屈人孤屈窮○秘曰病者獨

○秘曰無死者通秘曰見死者通逃而不田叔

荒杼軸空之謂斃各失其所則見厭矣○秘曰使之利其

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日使之利其

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

引之以美善而引道之則喜於行矣使之

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

日新光曰陶或問民所勤勤曰民有三勤

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

不能宣布稱上志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制用不

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

之食土木衣人之帛於既切穀人不足於晝

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穀人竭力於晝也

士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
 畫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
聖人文質
 者也。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
 因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註謂因
 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秘曰因其
 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既
 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梓材既
 勤撲斲惟**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
 其塗丹雘。○秘曰五車十二衣
 以彰**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秘
 曰藻色謂文物也。○**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
 彰明上下之體。○**和鸞玉佩五寺**。載其功德光照
 皆所謂文質者也。○**遷豆不陳**。王阜不分琴瑟

不**鑿鐘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禮存此諸
 得觀聖人。○秘曰聒鐘鼓之聲也。聒與隱聲
 相近。隱訶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
 光曰李本吳本聒皆作聒。干粉切說文云聒
 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
 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或曰**以往聖人之法**
 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
 隨時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
 是**漆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是漆也。秘曰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昔者堯有天

下舉大綱命舜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

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夏殷周

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夏殷周屬

則與子也祕曰卓然唐虞象刑惟明法度

不違五帝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

異章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

國湯武相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

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

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春秋之時齊晉

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

精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

秋公羊傳文雖不與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黼弓一黼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或曰人稱由是言之明一霸之迹不可繼也

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禮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祕或告○祕曰或人以

曰綱紀綱紀其紀則有條而不紊○光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曰惡在於綱紀光曰惡如身使臂臂使指曰綱賴綱紀君任輔佐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綱賴綱紀君任輔佐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如網不綱紀不紀謂失綱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紀綱無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或也仁廉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

必籠脊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

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

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

為器器出於是木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

以禮正國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

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勳

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

先正其身或曰為政先殺後教使民畏威然

然後正人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教後可曰嗚呼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教後可曰嗚呼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教後可曰嗚呼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教後可曰嗚呼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

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直也爾

推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覲德則純覲刑

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覲德則純覲刑

則亂純曰觀德則民生偽故亂象龍之致雨也

難矣哉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

乎道化行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

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明之實者

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

務實不可以或問政核之實光曰核下革

文飾致治切謂精確曰宣為用真人宣為則政核善善

也秘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

真偽真偽當作真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

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鼓舞萬物

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

萬物君以號雷不一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

令制御萬民發則羣蟄皆起雷不一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

者也春風至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

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

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

曰一再言其少洊雷隨風乃聖人樂天聖人

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

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

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

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

知天命遇與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

否皆樂焉成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

之器者也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

日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

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子今

從李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成曰故仲尼惶

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遁離者

秘日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

是聖人乎秘曰倭隱行怪非聖人歟

之不才其卵假矣假敗音假君之不才其民

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

律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成帝朝王鳳奏以爲

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

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

奏日何為日必也律不犯奏不刻論語云聽

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聖

使不犯律不刻奏也光曰刻以丹切

陶天下者其在和平成曰和謂剛則剛柔則

坏孰燥也坏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

之和不成就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

治○咸曰艱破瓦又破鬻也坏怀恐也言陶

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

計切堅鋪回切坏土疎慢不黏也言甄者

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

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是以過

中則惕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

卦之下不及其近於中乎見之吉○光曰以利

其惕躍故近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

甲愈於潛亢○聖人之道中道也○不及則

過則異言昏昧也○天不之則未○不及則

之中賦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

正法也○大貉小貉○光井田之田也○謂古八家

曰貉莫白反○井田之田也○是治宜也○肉

刑之刑刑也○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曰

示均而刑也者與衆棄之○成曰示公法無限

無并兼刑也者與衆棄之○而無枉濫法無限

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無

則興奢侈長僭亂○光人亦多不足矣○僭亂

民多田庶人田皆音旬○人亦多不足矣○既興

匱竭為國不迪其法蹈而望其效功譬諸算

乎。天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籌終無益於富也。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月窓林子加朱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咸曰：或以聖人之道。○米曰：經救論其要。一。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誤重黎君聖。

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

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

曰近義近和。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直龍切下同。○祕曰昔更其名大司農曰義和。非

王所立也。○祕曰昔更其名大司農曰義和。非與古殊矣。揚故舉九重九黎曰義近重和斤

義置義和及義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

○祕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二百歲或言升龍登

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曰託也。假黃昔者妣氏有是言故問其終始。曰託也。帝也。昔者妣氏

治水士而巫步多禹。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

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扁鵲盧人也。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而醫多盧。太山盧人。○祕曰夫欲讎偽者必

假真。使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偽必以真。禹

信之。○光曰讎與舊同。詩畫切。禹

易子卷三

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義

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或問渾天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

光曰渾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光曰胡本切

各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切

下閔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宜帝考象之言乎近

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閔鮮于妄人耿壽昌算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

云名天體者有二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二曰渾天宜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

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請問蓋天欲知蓋天謂象之謂作渾天儀

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

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曰蓋哉中高低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

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光曰難乃

且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反問之秘曰世多神

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曰神怪茫茫若存若

聖人曼云子不語怪之謂○秘曰神怪無

無也○光曰曼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成曰伍

誰賢○光曰種蠡越臣問此三人曰胥也狸吳作

亂於闔閭使弑僚破楚入郢曰子胥父奢為

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

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自立未可說以外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

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

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鞭尸

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秘曰吳

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皆

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秘曰自

非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於禮可去

卒眼之未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

與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

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種蠡不彊諫

而山棲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誑社

稷之靈而童僕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

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勾踐不聽

遂與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

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

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盍

強諫而又終弊吳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

殺賢臣不足名也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俱

不足也至彙業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

善○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

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

讒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

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遊於賢

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

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

易子念七

五

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此暴亂之人也○光

但首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

未亡而先亡矣夫有于越之劍者匣而藏之

不敢用是寶之至也况乃輕

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或問六國並其已

父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祕曰韓

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

今言始皇三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二十二年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

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時激地保人事乎

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

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之時取其事備有言問事事之具○

祕曰問曰孝公以下疆兵力農以蠶食六國

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之賞罰

於是遂強而蠶食六國保地保日問曰東溝大河

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

蟠保也采食稅也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

臣固守以關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

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祕曰

東以太河為溝塹南以商山為險阻西以雍

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根為鹵地勢便
則申勢不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
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
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根謂義
渠掠其畜激時激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乃
食以自資激時激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乃

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云方比也○威曰賈誼

鞭答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
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
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斷
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
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
肉故始皇所以能兼也○威曰賈誼曰

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

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威曰報周報王也言

由孝公以來益疆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
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報王曾無畫
以制之乎○光曰報奴板曰天子制公侯伯
切侯衛畧舉九服遠近

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威曰庸用也

侯各有序節莫差於僭威曰言五等之禮各有
其序各有序節莫差於僭威曰言五等之禮各有
莫大於僭莫僭於祭威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

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地○則襄

文宜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於朝一冬○祔曰僭兆已

見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音止而天

軍靈宗與郵密上下用事四帝音無切而天

王不臣反致文武音尊也文公起郵時宜

時○成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上居

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郵衍

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郵時也

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

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

木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

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從李

本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

骨音威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削而至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

於近矣非一人之所支也○成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

將顛非一繩所維豈赧王可制乎○祔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靖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

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繆攻西周赧王頓首
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
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或問
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咸曰始皇莊襄
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
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
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

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秦十五載而楚○項
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
年為趙高閹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

羽號西楚霸王故趙五載而漢五載之際而天下
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下三專於人其天命曰具備有之也○秘曰

邪人事邪擅專也○曰具備有之也○秘曰

定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

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
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秘曰

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一人班
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

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
得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威曰出虫無

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秘曰解朝

日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

衆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

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迫

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

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

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

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也○威曰猷

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

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秘曰

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

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

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

因幹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嫻笑三代蕩滅古

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守手

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

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

相乖離殺守而為盜項氏暴彊敗宰侯王故

由守素微弱故也

天下擅楚威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

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

割擅楚之月有漢初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

也

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

翟塞也○威曰項羽

秦雍

翟塞也

威曰項羽

秦雍

翟塞也

威曰項羽

秦雍

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高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上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之，亦天也。○光曰：羽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廢一興，皆天命。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才尚使然，非專人事。人曰：獨問人事，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秘

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天不以人因人

不夫不成。因人合應功業乃隆。○秘曰：天命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

洪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或問楚敗垓下方

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諒乎

信如羽，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咸曰：言漢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咸曰：言漢

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群臣能屈已，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

者，故曰：漢屈羣策羣策，羣力為羣。楚傲羣策而自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楚傲羣策而自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屈其力是傲惡也。○成曰楚有范增不能用

敗也。○光曰傲徒對切既廢屈人者克勝自

屈者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

何光曰言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光曰為

秦雖兼天下楚雖暴且但為天掌其命以擇

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

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

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

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曰天

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

虞三代咸有顯懿也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

也故天昨之為神明主且在天庭庭謂天

帝之庭猶皇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

主郊祀○祕曰天福昨之為天地神明之主

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

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若秦楚

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

疆闕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

字之誤也闕狼也胎籍猶暴侮也

闕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

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淑擾也黎苗九黎

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

喪之亦欲其喪上親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

廢未速也不道早亡不祕日謂其或問仲尼

大聖則天賜不降昨主不日無土

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

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忠信裏也明乎得已或問義帝初矯

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

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縹尊之為義帝實

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劉龕南陽取也

光曰矯舉也初舉兵項二方分崩一離一命

曰龕與戲項救河北

同音堪

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

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鈐秦尚有入復起如何也祕曰龔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

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

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

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

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

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

之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

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韓信黥布皆

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

其鋒鉞如劍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

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

○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

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

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

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

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

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祕

夫貴名者忠不終而躬逆焉咸曰今善

善名也咸曰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祕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

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

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為反逆焉，有令名。或問淳于越

曰：伎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

為技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甲常不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

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請問曰：

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曰：

問伎曲，曰：始皇方虎捫而梟磔，噬士猶腊肉

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咸曰：虎

剖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

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

首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伎也。

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

行於世，詎免乎災眚？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

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

撓，而不違，可謂曲矣。○咸曰：撓，時榮也。自令與始皇

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

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

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

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

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

每事幽母咸陽官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

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

親迎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

未辯歟既不能移又為所亨案漢書云韓生

揚干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

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

殺也未辯者言韓生亦能善辯使其都咸陽

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

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亦謂井幹謂始皇殺

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

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曰侯當

木侯而許人木侯亨不亦宜乎生也侯當

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

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

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

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

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

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

雖見烹亦宜矣○秘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

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

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

知項羽暴仇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

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

其心而後語 焦逆許而順守之 雖辯靡虎

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

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

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

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許居謁

切剛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託勸之以孝入之

順守是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

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秘曰甘羅甘茂孫

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

孝惠崩呂不韋哭不衰事覺陳平周勃皆十

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

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拔根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

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問鄒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

辯也光曰鄺音曆食其韓信襲齊以身崩鼎

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危

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

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者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也○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哉○米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或問前道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任為巫抵擠也謂其談說若擠排使之○米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言曰方遭信閉如其抵若門戶之閉亦未辯曰戰可抵乎祕曰噉噉也言若設噉噉無噉曰戰可抵乎祕曰噉噉也言若設噉噉

成曰司何也拊拍也言賢者何見禮制則動小人何見噉噉則作况拍去關鍵乎○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人惟禮是視不為小人噉噉之謀况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為也拊拍也鍵鍵籥也音撫鍵其鞞切鍵籥是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抵噉噉不可况閉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米曰木語忠乎米曰斯可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至作相祕曰李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至作相斯楚上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

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用狂人

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

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

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抹

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

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

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

所用其霍？秘曰：或人以斯非曰：始元之初，秘

忠乎？武帝以光行用，少主昭帝既立，始

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

推酤關內，鐵於是利權，少帝之數。秘曰：昭帝

固曰：擁昭立，實推燕上官之。金明年燕刺王

與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處興廢之分。秘曰：

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

二十七日行，活亂一千一百二十七日事。光白

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堂堂乎忠

處廢置之際，臨太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

難矣哉。秘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它人之

詔宋果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

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

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至顯不終

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說。至顯不終

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

之而不討賊。秘曰：光夫人東閭顯使淳

行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為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或問馮唐面

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祕曰馮唐為即面對

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未反曰

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

牧曷不用哉祕曰唐知中守魏尚擊匈奴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德用王則

於德又何如光曰罪不至此止罪其身不

因山不或問交曰仁祕曰仁者不棄其交

起墳或問交曰仁祕曰仁者不棄其交

利勢而問餘耳陳餘曰光初有始無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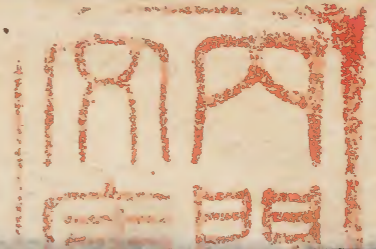
列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

曰凶終竇嬰灌夫其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

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或問信曰

不食其言食偽祕曰孔安國請人曰晉荀

息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蘇諸孫尊在天夫其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正其齋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
 早克敘樂齊車趙程嬰公孫杵臼祕曰晉景
 子荀息死之
 大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
 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
 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
 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二也曰
 原屏將為亂藥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兵畜于公宮以其田與所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宜孟之勳而無後為善
 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
 立曾不逾歲謂之
 遺腹遷之矣也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全論
 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

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
 之者譏穆公也至三問義既聞諸賢之信曰
 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又問於義誰得曰
 事得其宜之謂義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
 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
 之信蹈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
 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
 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
 也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徇葬非禮也况又同棺
 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尤曰程嬰自殺以
 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
 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

滅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
○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鬻劍為奴安能忍耻
如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乃忍辱食生
此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者乃為之○

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
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
且哲以保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
身則不然

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咸

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
庸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
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
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
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
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或問賢曰為人所
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

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自首高
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
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
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
儔况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倫
躋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

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
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巢本無
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

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
禮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問長者曰蘭相

禮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問長者曰蘭相

如伸秦而屈廉頗廉頗藥布之不塗宋家之不德秦王屈意於

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

廉頗藥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

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

季布有隙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

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即三人同室

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

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

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

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

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

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嘗作

論變或謂臣自得咸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

曰舉其人以明之不才僕之望金將軍之請

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不

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

對曰六匹金將軍曰磻為人謹慎自不逆視

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亦

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

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請問

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

臣自失咸曰邪而私乃曰李貳師之執二甲

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

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

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

田廣名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
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
女奴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
或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問持滿曰扼敵敵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
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
其敵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持也魯桓公

之廟有敵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
則覆持滿盈如持敵器也○光曰李本無敵

字今從宋吳楊王孫僕葬以矯世○祕曰楊
本扼於革切

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
古之聖主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

越之吾是以僕葬將以矯世曰矯世以豐祕曰
過乎衰

僕如知世則蒼溝尚矣知喪送
之禮死則畏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

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
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

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
以僕乎若欲為己甚以矯世則莫

君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或問周官
曰立事○光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左氏

曰品藻○光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
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

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
矣○光曰品第善惡藻節其事大史遷曰實

錄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
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

盡品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日記事而已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七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成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光曰宋果本迄至也德

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

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

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
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
德行頽閑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謬淵騫之徒曰聖人
天哉賢哲所得各有
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祕曰據頽淵閑子騫

音鳥問今世曰寢。○咸曰孔子云申也升堂矣
何無其人。○光曰寢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

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與者也。○祕曰
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

不寢。○光曰朱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
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
著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

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

與尚可至焉。○如顏閑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
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閑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
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

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
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

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先
曰朱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

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

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咸曰揚以門
人為三品論

光

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與七十

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未業爾何難為哉

秘曰非止淵騫也至千七十二子皆日有聞

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

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

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

本言遊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君子

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畢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力絕

者何○秘曰冠平上世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抹牛非絕

曰問絕力王與孟說舉鼎絕膺而死抹牛亦多力也

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

推移大犧因以為號○秘曰抹牛謂以兩牛

相擊如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抹手狀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秘曰荆軻衛人

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請問孟軻之勇曰

大盜耳○光曰比諸盜賊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

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

雲應以德義○秘曰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魯仲

連錫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

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

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

行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錫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

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光曰宋吳本錫作傷制作制介甫蘭相如

制而不錫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

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此

言蘭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

慢於爵利也○尤曰音義曰錫與蕩同尤謂

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

揚子卷八

三一

陽曰鄒陽去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

矣哉鳥罟謂之罟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

臧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分孫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揚子卷八

五

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愀苦兩切。鬻，音鐘切。幾，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主，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或

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無思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

益乎。富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

祕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

豪聚私黨，以專國政。博里子之智也。使知國

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知葬則其神智如著龜

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

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

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赧今從李本音義。

日諸本皆作順，赧順親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親王索隱作順，親王或是

慎轉，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顯王四

為順。

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
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
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孰愈成曰問西傾東
葬西山○光曰并音併孰愈并誰優○成曰
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曰周也羊秦也狼曰
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曰

同衰弱如羊然則狼愈與光曰問強猶曰羊
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與勝於弱乎曰羊

狼一也不過猶不及兩不與也○成曰言周以
異而不道一也○秘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

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
而為也曰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

所以務民之義○成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
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

使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
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斷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
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瘵傷者未瘳而恬為

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
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

不亦宜乎今揚言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
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果本重七豔切

洮土刀切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相息亮切

吊不韋陽翫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于楚
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翫大賈人也
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曰誰
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曰誰

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
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使於
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鳩而

死○是徵取國權以易宗族呂不韋之盜穿窬
○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

之雄乎非盜如其道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

見雒陽也維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
何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何人

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

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成曰

武安君前後代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

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

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

亂誅剪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曰始皇方獵

六國而剪牙歎咀嚙用牙言其酷也歎者絕
語歎聲○祕曰言剪之助惡

也牙欬謂切齒而怒也欬怒聲太史公曰王
前羽為秦將夷六國○米曰欬鳥開切前為之
牙以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米曰
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
有義○米曰要離切切

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者

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
妻子詐為吳仇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
蜘蛛之小巧耳○米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
慶忌要離詐以罪云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
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
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
○米曰宋果本螫作螫今從李本○蛛音誅螫

靡爛也○米曰里人也問其義乎為嚴氏犯韓

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

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米曰嚴仲子事韓

失游齊交聶政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
自鉞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榮如韓
之市伏尸哭於邑悲衰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言政知姊之忠烈乃鉞其面使他人無所識
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
也○米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
軒也○米曰音義曰曼無
軒也○米曰音義曰曼無

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

以荆軻為上卿

哀 哀

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餞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元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七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搃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焉，所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儀秦學乎鬼也。

行而習乎從黃，言於中國者，各十餘年。是

先生去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谷關。十五年，問曰：詐人也。聖人惡諸，秘曰：皆飾詐辯是道。夫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也。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咸曰：鳳鳴謂孔子行也。○秘曰：鷙擊也。鄒陽曰：鷙鳥累百。○光曰：翰，胡安侯，肝一切鷙鷙鷹隼也。翰，羽翼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彊晉，霸越。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

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趙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爲之辭大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曰亂而不解子貢亦據大史公書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其義高耻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秘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至矣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踣已蘇秦佩印以抑疆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康曰迹不踣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秘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秘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難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揚子言驩堯之徒能以巧才乎才非吾言感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秘曰儀秦之才非无凱之才美行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亂隱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秘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言辭畢敬陸賈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執正王陵申屠嘉○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

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
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

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
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

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守儒妻固申公**袁固

能乃降其折節可尚矣**守儒妻固申公**守正

以得臯於竇太后后使入圈擊彘申公守正

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

道○**秘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

竇木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

此是家人言耳漢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

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

店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災異**

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

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或問**

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於前如

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勝灌樊鄴曰**

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勝灌樊鄴曰**

俠介高帝○**成曰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

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鄴商皆

已從之為持衛也○**秘曰滕公夏侯嬰灌嬰**

樊噲鄴商皆俠剛介之士易**叔孫通曰藥人**

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

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

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秘曰

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者漢儀簡牘之人
也。繫猶牘也。說文曰：牘，璞也。西京雜記曰：子
雲好事，常懷鉛提繫。光曰：表，盡曰忠不足而

談有餘，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
不足也。諫遷淮南。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
王而談有餘也。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
祕曰：晁錯知七國之彊，不奉辭伐罪，而請削
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
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
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
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
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侯告吏曰：虎哉！虎哉！

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
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
翼。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
殖聚歛，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餘石，之儲晏如
也。今或人問貨殖，故答之曰：蚊亦疾之甚焉。
夫蚊之為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
之徒兼并聚歛，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
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折毫顧利，微而食人，其
猶蚊也。

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
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
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
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
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將使其飢，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平言衣
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吝文者，蓋揚
鄙其不論教而彊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
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
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萬而已。舉大較
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
沒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沫論，故再釋之。」
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
國，使將踈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
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
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
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與。○光曰：「李本
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果本，蚊下曰：「衍字褐，
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
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或問：「循吏曰：「

國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
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
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彊也。○祕曰：「靈福
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
○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
令，御其下，如中人。佞幸曰：「不料而已。」
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佞幸者，
凡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
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
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
載。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

揚子卷八

十一

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悞內明其畫外無違悞

○光曰李本悞作悟今絳侯勃之果諸呂立

從宋吳本悞與忤同王果霍將軍之勇祕曰光摧燕上官之鋒

於太事共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

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

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

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

不可得引容而已矣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

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

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或問近世名卿曰若

容而已何暇禮樂哉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

張廷尉之平咸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其所謂平矣祕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

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守

法雋東北之見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不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尹扶風之絜

方遂也光曰雋祖克切尹扶風之絜歸清

康有節不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

被滋垢斯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曰若條侯之

守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長

平冠軍之征伐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

陸之持重祕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可

謂名將矣請問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曰

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祕曰以道勝者帝以

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

以敵湯武之仁義與戶血又皆所不為也

張騫蘇武之秦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

古之辱使其猶劣諸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

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

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

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

武不聽單于怒幽武真大窖中絕不與食又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羴武既至海上杖

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

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

歸故一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沒

身者久留匈奴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

奴不顧其死

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威曰揚鄙州之為政所以

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詠諧射覆隱語之類也

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祕曰

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

皆蔑然無或曰隱者也故問以為世稱朔史足觀也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祕曰聞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

或曰隱道多端威曰固實也言隱道如朔者亦其一也曰固也實多端故陳之干下

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威曰仲尼亦然○祕曰易曰龍德而隱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

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威曰孟軻亦然○祕曰捨之則賢也以不逢其時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故隱以避害耳

隱也成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
明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
昔者箕子之漆

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
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成曰彼

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
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
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矣輿伴狂孔
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
之甚者而其道純正罹一本作離○光曰二
子皆晦迹以避害或問陳方生名過實者可

德而世稱之過實何也曰陳方生名過實者
德事得名四應諧似復成曰應諧謂

倡郭舍人不窮似哲成曰問則輒應如射覆

出莫能窮者似智惠○光曰正諫似直成曰

上林斤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祕曰穢德似隱

日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

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誰知
○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為倫比談一
本作詆字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
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
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

子謂朔談諧敏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

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依隱玩

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

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

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迂取禍也滑稽

多智貞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

為請○曰柳下惠非朝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

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曰君子謂之不恭

者也○光曰朝直遙切曰君子謂之不恭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

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

有厲乎素食○成曰揚以或人用柳比惠故

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

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

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

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寧成之義爾亦

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妄譽仁之

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

揚子卷八

十八

毀譽加人，是賊。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

流俗合乎汗世，眾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

入美，齊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

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

眾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造

謗訕，使人者。蜀人，請人。○光曰：問曰：有

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

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必傳。○光曰：仲元，則其人

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

為人，也。奈何。○光曰：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

名。○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曰：是夷，夷之走

曰：不美，不其可。否之問也。鳳。○光曰：有清和

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眾。如是，則奚名

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

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

之紂，臣惡乎聞。○光曰：東國，魯也。左傳云：下展

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曰：王陽

名始聞。○光曰：紂，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

重禹，遇仲尼乎。○光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

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

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

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

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

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已而曰明星皓皓華藻
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
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

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
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
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

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
星著天而後天下
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子欲自高邪子
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行德俟命而已
祕曰仲元之不
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
仲元世之
和親親其貌者書如也
咸曰貌端故聞其言

觀其行者穆如也
咸曰行溫故
入矣
咸曰誦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
光曰
宋吳未聞以德誦於人也
咸曰誦於人者以

本
光曰言仲元德能
服人而未嘗屈節
仲元畏人也
咸曰言可畏敬
心服而畏之
或曰膏肓
言夏育孟賁亦使

其力而侮其德
咸曰非心
請條
祕曰條目也
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曰膏肓也人畏
所畏也
光曰賁音奔下同

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
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
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
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月宮林傳加朱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成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

君子純終頌

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

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即定
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
後世者以立蠡迪檢押蠡動也迪道也檢押
言不朽故也蠡迪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
於檢押成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
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

作檢押押尺夾切旁開聖則祕曰則法則也。光曰

聖人法誤君子祕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巳

立言之是非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

也咸曰問君子曰以其弼中而處外也弼滿

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弼般之揮

斤非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

必有稱也咸曰般非之斤矢精之至也君

柔於義也剛業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槳衝不

光曰柔於愛入剛於去惡或問航不槳衝不

齊有諸衝車不載齊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

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太志曰斯械也君子不

械械器也般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

航衝無所不施及矣光曰器械或問孟子

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與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或曰

子小諸子孟學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

異於孔子者也秘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或曰荀卿非數家之

書俊也彈駁數家俊合於教○光曰宋異本

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乖詭○咸曰

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

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脫可矣至

于非軻俊則邪詭也秘曰荀卿非十二子

是荀卿之詭說也曰吾於荀卿與見同門

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

之道而所見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

不能無小異卒合大同仁義

終日純牛玄駢白駢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

君子全德毛色純曰駢○咸曰宗廟之牛貴純

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

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子孟亦不粹矣

與粹同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

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

矣。咸曰隊衆也言五之德衆乎不可盡形

容之。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

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也

曰玩當作刑音完謂廉而不剡隊直類切隊

與隊同謂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

垂之如隊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

不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

而無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

大海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它人之道

亦入汭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嗇

豕道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汭

孔云汭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

用而非順正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

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

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

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

揚子卷六

也儒乎

光曰聖道於是乎在

乍出乍入淮南也

或出經或入經

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也

文麗用

則寡於用

寡長卿也

成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

多愛不忍子長也

其短故曰多愛

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曰者貨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

遷皆叙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光曰仲尼稱管仲為

為君子之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而難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

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

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曰

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曰不果則不果矣

苟非所能自可耳成曰言今人之不果純

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

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

誠為不果純矣祕曰內不果純文亦不果

矣人以巫鼓不言一曰巫鼓之儒奚徒不果

揚

揚子卷九

五

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
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
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
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未俗使其學之
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或問聖人之言炳
義曰天復本八作又並闕
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嘆之聲丹青初
則炳久則渝渝乎哉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
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
不可多言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
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
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
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
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聖人之書
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
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
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
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人多變
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
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

易子卷九

六

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
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光曰言天之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變化亦多也
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
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講問同答
異理或曰子未觀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相違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祕曰時有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可○否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于理成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
失其正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
足也○小人好己之好不自知而忘人之好
而不知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人
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光曰與許也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其勉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退而退○
義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則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或曰進
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
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

進後名而天下鮮儼焉私曰人不堪其憂

愚而用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私曰

學不倦是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私曰

謂聖人之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曰必

進易儼也必退易儼也利苟退則慕偽名也

進退者衆於進以禮退以義難儼也矣其正

攝相事而輔夾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則歌之而

肯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

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祕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

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

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夏患不可避

故作此論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

聖人為貴賤私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

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

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言貴之言虛語耳言。○言光曰言：鬻許驕切言，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言貴言。然煩言。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言祕曰言：陰陽言耳。通天地人曰儒。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乎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通天地而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言子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言祕曰言：知天地之變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肯若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不由我，以明彼者。○言祕曰言：若求仁而得仁。○言光曰言：作為善惡而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而人亦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人，而人亦敬之。○言祕曰言：韓吏部曰：自愛仁之至也。博愛之謂仁。自敬禮之至也。○言祕曰言：曲禮曰：未有不言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者也。○言光曰言：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言物性之壽，其質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言咸曰言：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言光曰言：龍

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或問人言仙

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者有諸乎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羲

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城之北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

葬於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有虛名而無益於事

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或曰聖人不師

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所以不學仙

仙人之於地聖人之於天不生一物之不知

者道不同故也聖人曰生平生乎名生而實

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

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

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也○光曰安或曰

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

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賢賢也與

惟賢賢能使無為有咸曰仙本無也而虛生

喜妄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
說無用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
問為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

也言惟問忠孝者修身之事耳忠臣孝子不
不惶惶服於事親何暇其仙乎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或曰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也咸曰言顏回冉伯也德如回之殘牛之助也焉德

有德故不朽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

則斯命亦不能保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斯疾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
為益秘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
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有生
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異得疾壽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

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祕
 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
 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
 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其猶先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
 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諭諸人哉。
 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

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

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
 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

小誤孝至

然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

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

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

一言而該

至德要道○聖人不加焉○聖人無以加之是至

德也○祕曰該備也○光曰

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

地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

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

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

物萬物豈能裕天地乎

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

不足者其舜乎

自知不足則是舜○咸曰舜

○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事父母自知

夫失所以孝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秘

養之裕也父母之年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秘曰

不可不知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孝子有祭乎有

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夫能存亡形屬荒

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

絕者惟齋乎上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

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秘曰見其居

所嗜謂思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

而見之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

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

而不祭豨獺乎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豨獺

之不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

若也秘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

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曰不

奮而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無是父秘曰萬石君不奮少子建皆以馴孝

謹相或曰必也兩乎秘曰言人必須父曰與

成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

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左論
 孝至而遠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
 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
 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
 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
 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
 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
 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
 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松
 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
 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
 頑雖有如無○光
 曰父子但聖尤美
 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為如之可含食也菽

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
 為偽何如也○光曰緼於曰假儒衣書服而
 盆切含菽菲食緼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入
 讀之三月不歸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
 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
 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
 不變是為儒矣○祕曰已欲孝斯孝矣已
 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或曰何以
 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
 處偽○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曰有人則作
 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咸曰禮云道不可斯
 離其身可離非道

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觀
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觀
入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所視其所以觀其不為

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
彰至為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

行爲次也光曰畏惡或問忠言嘉謨曰言
名慕善名猶有所耻

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光曰言不
正道佐其君或曰邵猶繼也或曰邵如之何言欲繼稷契皐
者皆非忠嘉陶者如之何而可也秘曰邵高也欲高之則

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
王莽之將相者秘曰最勉也庫下也言人
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庫下而不能自勉

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
也光曰庫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
入於徂詐矣堯舜之道皇今秘曰夏殷周之道將

今秘曰而延其先今二帝三王光延至今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
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

或曰食如蠶言精細也衣如華服文也朱

輪駟馬受天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

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不由其

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

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乎

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

曰勉後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或曰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

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曰百人矣

便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曰百人矣此力

敵之德諱頤諧和也讓萬國以禪知情

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

與智形不測神惟聖人能形容之百人乎見

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

易子卷下

情其形不可測或問君曰明光問曰若

豈百人可敵乎秘曰若順提宜讀如媿爾雅曰媿媿安敢問也○光曰提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

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

秘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

也○光曰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異乎咸曰

言聖人亦以曰聖人德之為事秘曰德盛異妖異為事乎

異之也見異而修德者未也武丁見異而

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秘曰失本末

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攘之事在未後本末

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咸此之甚者必亡矣

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天地之得斯

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秘曰

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與

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

粹有生之最靈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

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

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祕曰五行

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

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

入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

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

道者在吾聞諸傳。祕曰傳記謂論語老則戒

心也。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祕曰邵亦高也。

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是孔子之徒歟。王莽

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或問德有始而無

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終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曰寧先病而後

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譌。曰寧先病而後

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

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

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

易子卷下

十一

謂洪未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洪其道也洪其道也洪其道也未秀穎
 穎於德行洪秀也穎於德行洪秀也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
 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湧於異端智之俊者也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湧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君子動則擬諸事
 則擬諸禮則擬諸禮則擬諸禮則擬諸禮成曰擬非作疑或也擬據也言君
 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
 禮而後事禮而後事禮而後事禮而後事成曰疑成也君子不妄其動則
 成於事則成於禮疑一本作擬成於事則成於禮疑一本作擬光曰果
 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
 之可否事則度之可否事則度之可否事則度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
 於禮為是為非於禮為是為非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
 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言之長德言也成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宗德行也宗德行也宗德行也宗德行也乃為羣行之宗或問泰和問太

平和樂之道平和樂之道平和樂之道光曰其在周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
 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
 樂况生言于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
 其世乎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習治也習治也習治也成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
 為治也為治也為治也為治也秘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齊
 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
 縕亦亂也縕亦亂也縕亦亂也縕亦亂也成曰齊
 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
 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

懷

禮楚也。○祕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
 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
 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
 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
 羊而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
 言也。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始亂謂
 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
 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爲周道衰詩習亂
 人本諸枉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習亂
 則好始治也。治。○咸曰：久汚之俗喜安少
 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
 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
 事。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
 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觀比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
 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
 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
 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
 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觀比女未詳或傳寫
 之誤。當言比觀東女匈奴謂漢曰若觀自曰
 呼韓邪後見漢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觀哀
 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觀單于上書願朝是
 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
 故云東女國。○光曰：觀都奚切。解悉淺切。觀
 蓋東夷國名。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
 女女國也。

揚子卷下

下

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世武義璜

世作荒荒今從宋吳本世謨皇切。武義璜

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秘曰

四夷者次也。宗夷猶夏蠢迪王人屈國喪

光曰璜音黃。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猶亂

師無次也。宋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猶亂

言五霸六國然也。秘曰宗夷猶言夷族也

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猶亂中夏動

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

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

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

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鹿

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

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秘曰赤和之自官

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

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螭虎桓桓仁少

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螭虎桓桓威多

卷之九

十一

純續續畫。帶我金犀。珍膳寧鉅。

陽子卷一

十一

鋤其口也。咸曰：不亦享乎？嫌禮規也。此大

言矣。然而饗珍膳，北夷南單干也。被我純續之衣，

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劍，常珍之膳，以安然。鋤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干呼韓邪願

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猶泰也。謂宜曰

帝以後單干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

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此

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如

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平

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亟興邊略，實為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

單干，蓋稱神靈之靈也。禮可不得文，故曰此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

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龍堆以西

乏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龍堆以西，白龍大漠，以北，鳥夷獸夷者，郡勞

堆也。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

之。漢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朱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

里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屈南海水中，郡元帝

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

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

匡島夷故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高明道云介鱗

信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其事業成天地

之化使粒食之民謂祭也晏也

采晏和柔祭享干鬼神不亦饗乎

然明盛晏然安和其福也

其祀也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

遠夷垂天道勞功曰勤勞然後成功或問

勞功曰日下日勞考載考成也載歲也曰

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

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君逸臣勞則

天為君四時行百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

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

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

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

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祕

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

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

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

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又安是其事逸也天

則陰陽往來生生曰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

萬幾是其道勞也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壹也勤勞

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

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易子卷十

三

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取何遜媚之有乎。宋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大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秘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主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光曰法信之誠鑑鑑平帝之

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已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

平
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
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
猶為桓温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
子作法言品藻漢與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
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
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及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薰賢同官當成哀平間
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
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
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
則必為莽佐命不漢興一百一十載而中天
在劉野之下矣

其庶矣乎言人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
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
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殲如是天下思漢德
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
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
乎。秘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
之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
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
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夫以
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與漢高祖
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
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一百一
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辟靡
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

義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

言後之中與者能修漢之辟靡學校禮樂興

服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

役則唐堯如矣。秘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

之符設使行辟靡校學禮樂與服之事復其

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

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於唐堯而子雲法言

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

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十終

月宮林德如朱全了

揚子法言者雖近世所見殆希

今書林氏某偶得善本來示予

問命之新鏗予仍按漢書曰揚

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

出自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揚因氏焉雄少而好

學博覽無所不見人之性也善

惡混之說。雖少異性善。其推尊
聖學。詆摧異端之功。蓋不在孟
子之下乎。嘗爲郎給仕黃門。時
與王莽同官。而及莽篡位。諸談
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
者甚衆。雖然。雄好古樂道。其意
欲著文章。成名於後世。稍以耆
老久次。雖轉爲大夫。非敢求之
抑與之也。若以子雲之才。與有
舊于王莽。脅肩諂笑。專爲進取
之計。爲相亦何難哉。見枉被書
莽大夫。是知其賢。所謂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嗚呼。信
哉。然所著之法言者。象魯論而

作之。是以其旨奧妙。而其義深切也。近歲諸子百家之書。尚無不印行于書肆。况茲書崇聖論道。而有恢禪于來學乎。仍記歲



以附篇終

萬治貳年春三月

竟者以春如之

立野春節拜

